

民国初年北京小报与京旗文人作品钩沉

高云球(满族)

内容提要：民国初年的北京，涌现出一批以北京市民精神需求为写作主旨的“土生派作家”——京旗文人群。他们熟知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与精神诉求，在写作中揭示出市民阶层的思想形态与生存境遇，得到市民阶层的普遍认同，对民初时期的北京文化场域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

关键词：民初文化 京旗文人 身分 钩沉

当代学界对20世纪初叶中国社会文化与文学转型时期研究的关注大多集中在精英知识阶层，如康有为、梁启超以及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新文化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阐发与文本叙事是以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图景为核心，因此在新兴城市的民众精神层面，他们多以“启蒙”为目标、以“批判”为手段。然而，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新兴城市民众群体的构成大多是以物质生活较为贫瘠的中下层市民为主，这一市民阶层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对形而上的文字及文言文的阅读理解有着相对的隔阂，而他们的生活状态、精神诉求及行为准则同样需要知识者们的关注和引导，不能仅仅用“启蒙”一言以蔽之。针对于此，一批以北京市民精神需求为写作主旨的“土生派作家”——京旗文人群体应运而生，如蔡友梅、文实权、徐剑胆、程道一、王冷佛、李仲悌、勋荇臣、穆儒丐等人。他们利用售价低廉的报刊平台，用北京方言或白话文撰写了大量针对市民群体生活精神需求的文章与作品，内容以市民日常生活琐事和他们熟知的掌故传说、地方戏剧为主。他们通过自己的写作对市民阶层进行着另一种启蒙，即以“开民智”的方式引导民众的思想精神，与20世纪初叶的精英知识分子们共同构成了现代中国初期特有的文化张力和权力博弈图景，对这一群体的身分考证与呈现，能更清晰地了解现代中国初期北京文化的复杂性与特殊性。

一 北京小报与京旗文人创作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印刷产业的成熟推动了北京地区报刊媒介的快速发展。其中，为了呼应“崇白话废文言”^①的白话文运动，使用白话文字创作供普通市民阅读的白话报刊异军突起。仅在“清末十余年间，白话报刊的数量在270种之上，仅北京就达84种之多，而上海仅有24种。而且，北京的报刊大都比上海的寿命长，发行量也较其他地方大的多。”^②这些白话报刊多被称为“小报”。何为小报？1910年

① 袁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中国官音白话报》1898年第20期。他第一个提出“崇白话废文言”的口号。

② 胡全章《被遮蔽的风景：清末民初北京白话报刊演说文》《中国图书评论》2011年8期。

9月23日的《北京新报》“附论”中登载了题为《大报小报》的文章,其中详尽论述了大报与小报的区别:“各国报纸种类繁多,名称原无大小,而我国别开生面。始有大小之分,其所以分别大、小者,文、白话体裁是也,文话谓之大报,白话谓之小报。……中国于风气未开之先,报纸萌芽之际,略守此义,迨至文明进步,渐渐稍加变更,溯自订立草章以来,于保押费一项,文话报认缴,而白话报得以避免,此实价值轻重之所由来。夫报纸者,无论文话、白话,既统名曰报,定价出售,则性质同属于商,乃忽而分别大小者,一在有保押费,一在篇幅之广狭,其实宗旨是否纯正,经理是否得人,并不在此,苟得其体,虽小报亦有可观,且白话报售价较廉,平人易于购阅,若概以六角起码之报发售,恐多数人力量程度,均有所未及。”^①文章中指出,无论大报小报都是商业运营行为,区别在于小报的语言文字是用白话或北京方言撰写,且售价低廉,还不用缴纳保押费。据1907年1月颁布的《大清报律》第四条规定:“发行人应于呈报时分别附缴保押费如下:每月发行四回以上者,银五百元,每月发行三回以下者,银二百五十元。其专载学术、艺事、章程、图表及物价报告等项之汇报,免缴保押费。其宣讲及白话等报,确系开通民智,由官鉴定,认为毋庸预缴者,亦同。”^②可见,大报需要缴纳一笔不菲的保押费,而小报则可以免缴。

小报与大报最大的区别则是面对不同的读者群体。从报纸的读者受众群体来看,大报多以上层官僚、知识精英等群体为读者受众,而小报则以中下层市民群体为主。正如北京小报的代表——《京话日报》在创刊词中说:“本馆同人,很想借这报纸,开通内地风气,叫人人人都知道天下的大势,怎奈办了多少年,风气总不能大开,报的销路仍不见广……因此又想了个法子,决计用白话做报,但能识几个字的人,都看得下去,就是不识字,叫人念一念,也听得明白,并且赔本贱卖,每张只收三个当十大钱(外埠加邮费),这三个大钱,譬如买了一块糖,吃了一根纸烟,便可以买这张报……诸位试想,每天坐在家,只花上三个大钱,便把外面的事情,通身全知道了,岂不是个极便宜的事吗?还有一层,女眷小孩子们,不能时常出门,不知道外边情形,要看了这个报,一概都能知道,还可以借此多认识几个字,文理慢慢的就通了,但愿人人人都能看报,做报的赔钱折功夫,也是甘心情愿。”^③可见,小报最初的宗旨是为了那些识字有限、无法阅读与理解文言文,并且经济条件有限的中下层市民群体创办的。而且,市民阶层人数众多、行业广泛。曾有读者在来稿中说:“除了识文断字的职员、蒙师、书办、学生外,还有识字不多的小业主、小商贩、小店员、手工业工人、家奴、差役、士兵、家庭妇女、优伶,以及一部分堕落风尘的妓女。”^④

由于小报读者数量众多且售价低廉,其销量远远高于大报,比如《京话日报》“初创时销仅一千份,一年后销达七千份,最后销到一万多份,成为北京地区历史上第一个销逾万份的报纸。”^⑤成舍我在《中国的小型报》中记载了1918年北京地区发行量最大的四家大报——《顺天时报》《晨报》《益世报》和《北京日报》,它们的“总销数竟不及一小型的《群强报》多”^⑥。有意思的是,维持小报销量的重要手段就是刊发民众喜闻乐见的白话小说,“迨至如今,几成一种惯例,仿佛没有小说,就不成为白话报,并于销路上,亦颇

① 金辅臣《大报小报》,《北京新报》第六百四十号,1910年9月23日。

② 刘哲民《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第31页。

③ 《作京话日报的意思》,载《京话日报》第一号,1904年8月26日。

④ 方汉奇《京话日报》,载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五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7页。

⑤ 同上,第68页。

⑥ 成舍我《中国的小型报》,载李瞻编著《中国新闻史》,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9年,第378页。

生窒碍。”^①而这些白话小说的写作者主要以京旗文人为中坚力量。据孟兆臣对现代小报的统计,“在小报上发表10种以上小说的作家有47位,40种以上者8位,他们是:尹箴明157种,剑胆132种,王小逸96种,耀亭79种,冯衡67种,周天籁54种,陈亮44种,辽隐40种。”^②在这8位作家中,除了王小逸、冯衡、周天籁、陈亮为上海作家外,尹箴明(勋荇臣)、剑胆(徐仰宸)、耀亭(庄萌堂)、辽隐(黄佛舞)等4位均为北京旗人作家。因而,当时稍有名气的京旗文人都成为小报吸引读者的“招牌”。如1913年8月13日《爱国白话报》在头版以醒目的字体刊登了“阅者注意”,其中写道:“剑胆先生近世小说大家,前在《正宗爱国报》编辑庄言录,别号自了生,受社会欢迎。现本报敦聘来馆,由今日起,每日在本报正张登载庄严录一版,以膺阅者之目。”^③将京旗文人剑胆(徐仰宸)的“名号”直接发布出来,目的就是为了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又如《小公报》改组后,于1923年8月5日刊登了一则颇有意味的“启事”：“本报改组伊始,内容力图改良。特约剑胆、道一、辽隐、耀亭、浮鸥、北鹤诸君,编辑新题有趣小说,笑公、静观、沉沉子、待余生担任言论,隐尘、菊舫担任新闻,以负阅者雅意。”^④其中剑胆、道一、辽隐、耀亭等均为京旗文人,同时在这则启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信息:一是维持报刊发行量的主要内容是小说;二是作者的名号对读者有着重要的吸引力。

事实上,在20世纪初叶的北京文化场域中,白话小报与京旗文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密不可分的互补关系。一方面京旗文人以白话小报为作品传播空间,另一方面白话小报以京旗文人的名号与作品来吸引读者文化消费。同时,京旗文人们用白话的语言、通俗的形式所演绎的中国古典小说、传奇、剧本等文学样式,在一定意义上又起到了普及、传播传统文化的目的。比如在1909年至1932年间,勋荇臣与庄萌堂分别在《北京新报》《群强报》《白话国强报》《事实白话报》等四家报纸上刊登的“评讲《聊斋》”(《说聊斋》),有学者就指出:“它持续时间长,从1909年《北京新报》到1932年《事实白话报》,前后有23年的历史。规模宏大,演述的篇章多,包括《聊斋》大部分作品,三百多篇。”^⑤由于《聊斋志异》的原本是文言,使小说的传播普及受到限制,勋荇臣、庄萌堂二人用白话并按照原文情节创作出的“评讲《聊斋》”,对《聊斋志异》的大规模传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围绕在各个白话报刊的京旗文人大多是以写作为生,并且固执而乐观地坚守着“自己的园地”。他们的作品在内容中涉及到北京方方面面的社会文化图景,其中大多是与普通市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故事。不仅在思想上迎合了普通市民的欣赏趣味,体现着普通市民的思想意识形态,并且在形式和技巧上,也基本采用北京地域普通市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如评书、相声、京剧及大鼓等,因此受到了市民阶层的普遍认同,满足了普通民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二 京旗文人的创作发表情况统计

民初时期的京旗文人作品大多散见于各个小报上,笔者通过对文献记载、缩微报刊等检索、查阅,对民初北京地区1904—1925年之间报刊上刊载发表的京旗文人小说做了详细统计。结果显示,1910年之

① 剑胆《文字狱》,载于润琦主编《清末民初小说书系·社会卷》下,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第900页。

② 孟兆臣《从统计数据看小报中的现代文学史料》,《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3期。

③ 《爱国白话报》“阅者注意”,1913年8月6日。

④ 《小公报》“启事”,1923年8月5日。

⑤ 孟兆臣《中国近代小报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68页。

前的作品遗失量很大,史料记载也不多。1911 至 1920 年间的报刊保存情况较好,在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辽宁图书馆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均收藏有报纸原刊和缩微胶卷。同时,笔者还查阅了《晚清戏曲小说目》(阿英)、《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樽本照雄)、《中国近代小说目录》(王继权、夏生元)、《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上海图书馆编)作为作品统计的订补(补遗)资料。

白话报刊上的京旗文人小说作品统计(1900—1925)

报刊	作品	作者	刊载时间
公益报	《米虎》	文实权(市隐)	未知
时报	《媚侠记》《余兴》	文实权(市隐)	未知
爱国白话报	《毒饼案》《双官浩》	文实权(市隐)	1919.11—1920.1
燕都报	《新孽海花》《西太后》《眼镜妖魔录之某中堂》《贞娘传》《梅福结婚记》《大刀王五》《风筝误》《义大利复国记》《火里罪人》	文实权(市隐、燕僧)	1920.5.1—1922.8.5
	《春阿氏》《未了缘》	王咏湘(冷佛)	1922.3—1924.10
	《美人乳》	黄佛舞(辽隐)	1921.10.20
小公报	《恶婚姻》	文实权(市隐)	1924.7.26
	《学生殉国记》《恶监遭劫记》《李五奶奶》《石宝龟》《义烈鸳鸯》《杨翠喜》《神术》《自由潮》《刘二爷》《钟德祥》《血军刀》《七妻之议员》《文艳王》《白狼》《梦中梦》《逆伦惨杀案》《闷葫芦》《陈橱子》	徐仰宸(残缺、剑胆)	1919.8—1922.10
	《赵大》《舜琴》《再生缘》《功夫改良》《孙菊仙》《大小骗》	庄萌棠(待余生、逆旅过客、耀亭、耀臣)	1924.7—1925.6
	《拆白党》《鸳鸯血》《五文钱》《粉脂侠》《猫媒》《男姨》《海之罪》	黄佛舞(辽隐)	1920.12—1924.1
	《消闲演义》	程道一(道一)	1919.12
实事白话报	《母女同碟录》《火星游记》《奇杀案》《女阎王》	文实权(市隐)	1924.10.14—1925.4
	《金扁簪》《傅胜氏》《黑骚儿》《三命奇冤》《前世冤》《白脸常》《除夕之夜》《七月生子》《面包》《齐大头》(剑胆)	徐仰宸(剑胆)	1923.10—1925.8
	《巧云》《大小骗》《铁胳膊王三》《云翠仙》《巩仙》《王桂庵》《寄生》《连城》《章阿瑞》《白秋练》《邢子仪》《萧七》《姚安》《乔女》《邵女》《乐仲》《席方平》《续黄粱》《胭脂》《马介甫》《婴宁》《章含瑞》《青梅》《促织》《霍女》《阿霞》《细柳》《董生》《娇娜》《陆判》《晚霞》《侠女》《封三娘》《胡四娘》《柳生》《水莽草》《赌符》	庄萌棠(耀臣、耀亭)	1920.2—1925.5

(续前表)

	《凤凰愁》《东床媚》《白话简明历史》《女屠尸》《翠鹤鹑》《孤儿泪》《金漆桌》《猪吃人》《甲鱼变》《嫁女尸》《守宫毒》《连环缢》《女儿福》《荆花鱼》《典衣服》《人面鸦》《周孝廉》	黄佛舞(辽隐)	1921.9—1925.8
	《藏春庵》	关紫绶(时感生)	1920.4.7
黎明报	《德兴堂》	文实权(市隐)	1924.6.22—6.30
进化报	《小额》	蔡友梅	1907(1908 单行本)
顺天时报	《新侦探》《营中赴约》《二十世纪新现象》《孝子寻亲记》《脑筋病》《感应篇》《张军门》《家庭魔鬼》《潘老丈》《伶人热心》《海公子》《汪大头》《大劈棺》《大小骗》《姚三楞》《苦儿女刘瘸子》《贺新春》《金永年》《两捆钱奉教张》《王小六》《苏造肉》《王善人》《骗中骗》《钱串子》《粉罗成小世界》	蔡友梅(损公, 损、退化、老梅)	1912.12—1918.4
	《镜中缘》《绿林豪侠记》	徐仰宸(哑铃)	1918.11—1919.3
	《和州大冤狱》	程道一(痴公)	1923.9
益世报	《高明远》《张和尚》《怪现状》《过新年》《回头岸》《土匪学生》《八戒常》《王有道》《大车杨》《苦家庭》《恶社会》《贾万能》《刘阿英》《中国魂》《山萸屈太守》《大兴王》《和尚寻亲》《谢大娘》《双料义务》《势利鬼》《店中美人》《以德报怨》《刘三怕》《王翻译》《美人首》	蔡友梅(梅菟、老梅、亦我、蔡友梅)	1917.1—1920.3
益世报 (北京)	《匾》《雅雀联盟》《花甲春秋》	董濯纓(郁青)	1917.11
	《恩仇喋血录》《溅血酬恩录》	董荫狐(荫狐)	1922.8—1923.2
益世报 (天津)	《多妻镜》《匾》《雅雀联盟》《花甲春秋》《盗贼之清供》《水与兵之苦语》《益世报之千号谈》《爱仇记之一·巴黎姬》《爱仇记之二·武清叟》《新新外史》	董濯纓(董郁青、郁青、郁清、濯纓)	1916.5—1924.1 (1932)
	《家庭金鉴》《雕击莺鸣记》《换形奇谈》《鹊鸪痛》《雌马恩裘》	董荫狐(荫狐)	1919.11—1924.1
白话国强报	《瞎松子》《忠孝全》《韩二刁》《连环套》《郭孝妇》《驴肉红》《新侠女》《郑秃子》《大樱桃》《白公鸡》《胶皮车》《二家败》《人人乐》《鞭子常》《山东马》《路三宝》《黑锅底》《五百万》《回头岸》《非慈论》《赵三黑》《库缎眼》《连环套》《麻花刘》《赛刘海》《姑作婆》《理学周》《刘军门》《秋海棠》《花甲姻缘》《铁王三》《小蝎子》《曹二更》《人人乐》《红颜薄命贾克里》《骗中王》	蔡友梅(损公)	1918—1924.12
	《江城》《葛巾》《双灯》《小谢》	庄萌棠(耀亭、耀臣)	1920.7.12—1921.8
	《藏春庵》	关紫绶(时感生)	1920.4.7

(续前表)

京话日报	《姑作婆》《苦哥哥》《理学周》《麻花刘》《库缎眼》 《刘军门》《苦鸳鸯》《张二奎》《一壶醋》《铁王三》 《花甲姻缘》《鬼吹灯》《赵三黑》《张文斌》《搜救孤》 《王遯世》《小蝎子》《曹二更》《董新心》《非慈论》 《贞魂义魄》《回头岸》《方圆头》《酒之害》《五人义》 《鬼社会》	蔡友梅(损公)	1919—1921
	《锯碗刘》《贾脖子》《张老西》《董二楞》《阜大奶奶》 《吴绛雪》《巧循环》《蛮女招祸记》《姊妹易嫁》《花 鞋成老》《黄五妞》《黑籍魂》《孙氏剑》	徐仰宸(剑胆)	1917.10.10—1920.4
	《北京》	穆都哩(儒丐)	1923.4(连载未完)
正宗爱国报 (附张)	《华大嫂》《余小辫》《张铁汉》《李傻子金茂》《范希 周》《阿玉》《麻希陀》《黄普锡》《王丽娟》《唐大姑凤 求凰》《巧循环》《貌相奇缘》《白鸽会》《孝女复仇 记》《奇冤报》《意外姻缘》《吴太史》	徐仰宸(自了生)	1911.2.2—1913.7
天津白话报	《巧循环》	徐仰宸(自了生)	1912.7
白话捷报	《金三郎》《何喜珠》《仇慕娘》《劫后再生缘》《李清 风》《康小八元宵案》《大报仇》《张黑虎》《杨莲史》	徐仰宸(哑铃、亚 铃)	1913.8—1914.8
	《陶朱公》	董濯纓(郁青)	1914.2
	《金锁水》	王咏湘(冷佛)	1914.1
爱国白话报	《胡知县》《李银娘》《魏大嘴》《盗中侠康小八》《花 和尚》《元宵案》《赛金花煤筐奇案》《大报仇》《张黑 虎》《孝义节》《吴月娇珍珠冠》《白绫帕》《赵总兵》 《锯碗刘贾脖子》《张老西》《董二楞》《阜大奶奶》 《吴绛雪巧循环》《贾斯文》《蛮女招祸记》《恶仆害 主记》《姊妹易嫁》《陈烈女》《花鞋成老》《黄五妞》 《锡壶案》《杨结实》《张古董》《如是观》《卖国奴》 《小美人》《珠玉缘》《巧奇缘》《偷生奴》《张烈女》 《恶讼师》《抢婚奇案》《生死鸳鸯》《金阆艳案》《眼 镜博士》《方观承》《香界寺》《夜游神》《小莲生》《回 头岸》《虎口余生记》《新房死尸案》《风流所长》《钓 金龟》《何喜珠》《张观准》《小五通》《仇慕娘》《恶妇 回头岸》《孝子寻亲记》《蒲葵扇》《妙判奇缘》《猴美 人案》《毛阿贵》《狗头六》《李秃子》《逆伦谋杀案》	徐仰宸(亚玲、剑 胆、涤尘)	1913.8—1922.2
	《舅舅误》	黄佛舞(辽隐)	1922.1
	《蓬窗志异》《借尸还魂》《未了缘》	王咏湘(冷佛)	1913.11—1916.2

(续前表)

北京白话报	《孽海循环记》《白云鹏》《同恶报》《祸国奴》《煤筐奇案》《马车宋》《英雄会》《魏大嘴》《祸水美人刘喜魁》《花鞋成老》《张小仙邓子良》《苏兰芳》《关公演义》《山海关》《春明梦影》《扁将军》《美人与伟人》《小风蔡松坡合传》《清宫十三朝秘史》《大骗案》《金刚钻》《并蒂花》《金少梅》《家庭祸》《新风流医》《地藏庵》	徐仰宸(剑胆、涤尘、亚玲、徐剑胆、哑铃)	1919.12.1—1924.9
小小	《庚子遇难记》	徐仰宸(徐哑铃)	1925.8
北京新报	《云翠仙》《邢子怡》《折狱》《胡四娘》《小翠》《细柳》《红玉》《青梅》《小梅》《寄生》《侠女》《太原狱》《罗刹海市》《婴宁》《莲香》《大男》《白秋练》《辛十四娘》《娇娜》《商三官》《聂小倩》《王桂庵》《凤阳土人》《江城》《时医》	勋荇臣(尹箴明)	1910—1920
	《颜氏》	庄萌棠(耀亭)	1910.7
商业日报	《泥人张》《自由梦》《因祸得福》《双剑奇侠录》《恶魔记》《一枝花》《警世宝鉴》《蛮荒惨事记》	徐仰宸(剑胆)	1923.3—1924.8
群强报	《锦瑟》《阿绣》《刘夫人》《青鹅》《梅女》《柳生》《香玉》《乐仲》《姊妹易嫁》《嘉平公子》《曾友于》《花姑子》《金生色》《瞳人语》《晚霞》《婴宁》《促织》《庚娘》《神女续黄梁》《胭脂催猛》《王小二过年》《凤仙》《阿英》《陈云栖》《梦狼》《画皮》《仇大娘》《种梨》《劳山道士》《黄英》《胡四姐》《田七郎》《公孙九娘》《齐天大圣》《惠芳》《长亭》《钟生》《贾奉雉》《阿霞》《毛狐》《书痴》《武孝廉》《王成》《王桂庵》《寄生》《公孙夏》《房文淑》《窦氏》《韦公子》《九山王》《双灯》《湘裙》《彭海秋》《黎氏》《考弊司》《佟客》《张鸿渐》《丁前溪》《霍女》《吕无病》《段氏》《段氏附则》《薛尉娘》《褚遂良》《聂小倩》《仙人岛》《申氏》《龙飞相公》《邵女》《巩仙》《鸽异》《小翠》《红玉》《张诚》《丐仙》《水莽草》《狐嫁女》《任秀》《贾儿》《成仙》《连锁》《汪士秀》《王者》《保住》《青蛙神》《陈锡九》《西湖主》《荷花三娘子》《莲花公主》《绿衣女》《云萝公主》《甄后》《胡大姑》《娇娜》《妖术》《细侯》《毛大福》《太原狱》《邢子仪》《白莲教》《云翠仙》《萧七》《狐梦》《僧术》《驱怪》《骂鸭》《狐女》《王大》《伍秋月》《夜叉国》《大力将军》《姬生》《老饕》《叶生》《石清虚》《李伯言》《雷曹》《赌符》《崔秀才》《碧碧》《犁花》《张五》《阿墀》《某太医》《闵预》《孝女》《赵媒婆》《双髻道人》《铁公鸡》《王侃》《汪越》《苏仲芳》《邱生》《霍筠》《周琰》《尤大鼻》	勋荇臣(尹箴明、湛引铭)	1913.6—1925.5

(续前表)

	《修鳞》《仙露》	关紫绶(时感生)	1925.11
	《梅兰芳》	穆儒丐	1915
国华报	《梅兰芳》	穆儒丐	1915
平报	《京尘影》	李仲悌(啸天)	未知
大北新报	《小红楼》《奈何天》《未了缘》	王咏湘(佛、冷佛)	1922.10—1923.11
滨江时报	《自由误》	王咏湘(冷佛)	1924.11—1925.4
盛京时报	《珍珠楼》《病人遗嘱》《续水浒传》	王咏湘(佛、冷佛)	1922.10—1924.11
	《女优》《梅兰芳》《情魔地狱》(译)《毒蛇樽》《咬舌》 《香粉夜叉》《俚西亚郡主传》(译)《海外掘金记》 《落溷记》《五色旗下的死人》《电灯》《难女的经历》 《市政》《奇案》《笑里啼痕录》《道路与人心》 《何处去了》(译)《宜春里》《同命鸳鸯》《战争之背景》 《锄与枪》《徐生自传》《上任》《猪八戒》《北京》 《他是个文学家》《麒麟》(译)《艺炉》(译)《遗嘱》 《悲剧的开幕》《四皓》《一个绅士》《财政次长的兄弟》 《克洛得》(译)	穆都哩(儒丐、丐)	1918.11—1925.12

注：表内所列是目前已经考证出来的具有旗人身分的作者。

三 京旗文人身分与作品的当代研究

相比较而言,学界对 20 世纪初叶北京地域通俗文学的关注与研究起步较晚。在近二十年的研究中,研究者的视角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小说家的民族身分与京味小说的内在联系为切入点,另外一类是以民国初期北京小报和京味小说的互动关系为讨论路径。前者主要考证京旗文人身分与生存状态,以及作品表达的内容;后者则侧重于京味小说的语言特征与叙事内容。下面,笔者对上述两方面的研究做一个简单梳理。

在第一类研究中,研究者们大多以旗人作家的民族身分考证与民族意识凸显为研究重点。张菊玲是这一领域的开拓者和引领者。她将京旗文人的作品文本语境与历史史实相结合,在历史语境下还原近现代转型时期北京市民社会的悲苦境遇与市井画面,给研读者提供了有价值、有深度的近现代社会北京市民阶层的真实生活状态。她发表的《重说晚清满人京话小说〈小额〉》《清末民初旗人的京话小说》《风云变幻时代的旗籍作家穆儒丐》《“驱逐鞑虏”之后——谈民国文坛三大满族小说家》《穆儒丐的晚年及其它》^①等文章深入挖掘与讨论了京旗文人蔡友梅、穆儒丐、王冷佛等人的民族身分,同时对他们的作品及写作背景做了深刻解读,成为考证京旗文人重要的文献材料和研究范式。

关纪新作为满族文学研究的重要学者之一,他的研究既从京旗文人与地域关系这一视角把握满族

^① 参见《民族文学研究》1993 年第 4 期;《中国文化研究》1999 年第 1 期;《满族研究》2006 年第 4 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 年第 1 期;《满族研究》2007 年第 3 期。

文学的生成源头^①,同时又从作家个体深入考证作品内在精神走向,如《风雨如晦书旗族——也谈儒丐小说〈北京〉》《“欲引人心之趋向”——关于清末民初满族报人小说家蔡友梅与王冷佛》^②等个案研究。青年学者刘大先既有对民初旗人小说的宏观把握,如《清末民初北京报纸与京旗小说的格局》《清末民初京旗小说引论》《被遗忘的清末民初京旗小说》等,也有微观的个案探讨,如《制造英雄:民国旗人对于清初历史的一种想象——论穆儒丐小说〈福昭创业记〉》《浮世民心——蔡友梅小说综论》《穆儒丐与现代日本文化》等文章。值得一提的是,他写于2009年的《观念的潜流——清末民初京旗小说与老舍》,将民初京旗小说与老舍精神的深层紧密勾连加以剖解,认为“作为一种文化传统,群体观念从京旗文人的自为的制度性体验和心理回避机制,到老舍那里融合了现代民族危机意识,升格为国家主义;京旗小说的平民道德极端主义包含着时代的断裂性感受以及回归传统的欲望,老舍接受了道德关注的视角,佐之以公民道德的内涵,在新旧文学的交战和递嬗之中,白话作为民间的言说方式,有着巨大而坚韧的生命力,老舍的文学从域外文化的视角径自铆接本土京旗小说的风绪,弥补了新文学革命在白话上天然的缺陷”^③。文中对京旗小说与老舍创作的判断别具新意,是京旗文人研究的另辟蹊径之作。雷晓彤在2005年发表了三篇研究民初京旗小说家的文章,包括《近代北京的满族小说家蔡友梅》《京味小说的奠基人——蔡友梅》《“京味”近代北京小说家的探索》,除去对蔡友梅两篇个案研究,还有一篇重点关注民初旗人小说家与京味风格形成的关联。

此外,相关的研究还有《试论早期京味小说的市井情味——以〈小额〉、〈春阿氏〉为例》(葛永海)、《满族作家穆儒丐的文学生涯》(长井裕子)、《清末民初白话报刊小说大家徐剑胆考论》(胡全章)、《清末民初京味儿小说家蔡友梅生平及著作考述》(刘云、王金)、《从〈春阿氏〉看清末北京的民众舆论》(赵璐珊)、《清末北京下层启蒙运动初论:〈京话日报〉的兴起》(王鸿莉)、《论蔡友梅小说中的插话》(王鸿莉)、《满族作家蔡友梅的京味小说与相声艺术》(闫秋红)、《从〈香粉夜叉〉到〈福昭创业记〉——论穆儒丐对东北现代小说的贡献》(王晓恒)、《在文学与政治之间:〈盛京时报〉时期的穆儒丐》(王晓恒)、《〈盛京时报〉时期穆儒丐创作及思想论析》(王晓恒)、《文学中的法律场景与情感重构——以民初小说〈春阿氏〉为中心》(崔蕴华)、《借虚拟之名,讽现实之弊——剑胆小说〈卖国奴〉评析》(彭琰)、《清末民国旗人报刊小说家程道一考论》(李玉宝)、《论满族说部中旗人的中华民族认同——以报刊小说〈消闲演义〉为中心》(李玉宝)、《〈续水浒传〉作者冷佛生平、著述考》(唐海宏)、《“文化北京”与旗人身份——以民初时期京旗人作家为中心》(高云球、王巨川)、《满族作家穆儒丐的生平及文学创作》(陈霞)、《文化北京:民初北京旗人作家群文化身分考述》(高云球)。另外还有李丽的《晚清旗人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以穆儒丐在〈大同报〉发表的文章为例》、冯静的《辽宁现代文学发生期的文学批评——以穆儒丐为中心》等,上述研究对20世纪初叶旗人小说作家及作品进行了多视角的文献梳理和作品解读,显示出京旗文人研究的热度和深度。

第二类研究的路径是以民初时期北京地域的风貌为重点,同时对白话小说进行地理学意义上的考

① 关纪新:《京旗作家与北京》,载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文研究所编《满学和北京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摘要集》,内部资料,2004年。

② 参见《满族研究》2007年第2期;《满族研究》2011年第2期。

③ 刘大先:《观念的潜流——清末民初京旗小说与老舍》,《满族研究》2009年第2期。

察。从地理特征的角度考察白话小说较之前一类研究要晚一些,这一类研究是进入 21 世纪后才开始的。第一篇研究文章是于润琦撰写的《清末民初北京的报馆与早期京味小说的版本》,载于 2000 年 12 月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杂志上,文中较为详尽地梳理了民国初期北京报馆以及京味小说的发表状态。同时,他将小说做了分类和版式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文章中所列举的北京作家多为旗人作家。之后,于润琦又发表了《小额的文学地图》《民初京味小说家二三事》两篇有关北京白话小说的文章。2009 年,胡全章发表了对京旗文人徐剑胆的研究文章《清末民初白话报刊小说大家徐剑胆考论》,在文章中他对徐剑胆的白话小说发表出处及小说文本进行了详细考论。他的《被遮蔽的风景:清末民初北京白话报刊演说文》以及《清末民初报刊白话文大家杨曼青》等文章都是民初时期京旗文人研究的重要成果。

除此之外,孟兆臣的《论中国近代小报的研究价值》《从统计数据看小报中的现代文学史料》、顾迎新的《清末民初北京小报小说的语言特色》《清末民初北京小报小说中的男女关系和爱情》《清末民初北京小报小说作者与读者的互动关系》《卑顺、蒙昧的主体:清末民初北京小报小说中的市民社会》《清末民初北京小报小说的形式特色》等文章,都涉猎了民初时期北京白话小说及京旗文人的内容。

总体来看,在 20 世纪初叶的北京文化场域中涌现出的创作白话小说的作者们多为旗人身分,他们通过自己的作品以及对北京社会文化与普通市民生活的书写,得到了民众的普遍认同,在市民阶层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力。然而,他们在风云跌宕的社会变革与发展中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这其中有时代文化与政治话语更迭的复杂原因,也有其群体自身凋弊的原因。这段历史在很长一段时间被遗忘和忽视,但令人欣慰的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逐渐浮出历史的表面,并随着越来越多的作家作品被关注,研究者也开始明显增多。虽然目前大多还处于考述和整理阶段,对文本的深入阐释以及对这一群体整体创作脉络的解读也有待于进一步多元和深入,但毕竟已经开始进入研究视野,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他们的价值会逐渐凸显出来,我们由此可以窥见处于当时历史阶段的北京社会文化的丰富性、多元性和复杂性,同时也能以历史的视野观照到市民文化变迁的路径选择与形成。

(高云球 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周翔】